



C. 91758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四十九

聖歎外書

第四十四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我如海

佛滅度後諸惡比丘於佛事中廣行非法破壞象教。起大疑訪。殄滅佛法。不盡不止。我欲說之久。不得便。今因讀此而寄辯之惡世比丘行非法時。每欲假托如來象教。或曰講經。或曰造像。或曰懺摩。或曰受戒。外作種種無量莊嚴。其中包藏無量淫惡。是初不知如是佛事如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一

來在時。悉有儀則。如誦經者。如來大師於人天中作師子吼。三轉法輪。得道為證。非第二人力之所及。如來既滅。有諸大士承佛遺囑。流通曾經。則必審擇。希世法器。住於深山。閉門講說。講已思惟。思已坐禪。坐已行道。行已覆說。於二六時。不暇剪爪。初不聽許。在於闍闍杵鐘。布告招集。男女拍肩聯臂。作諸戲笑。令菩提場雜穢。充滿造像法者。如來非欲以已形像流布人間。是皆廣用異妙方便。表宣法相。令眾歡喜。四王天者。表於四諦。右加藍神。左應真者。表於俗諦。及以重諦。十六尊者。表十六句迦葉阿難。表行與說。三世佛者。表世間尊如是等。

寶德護
書齋藏
憲聖策

不
氏
書
卷之四十九

像莫不有表。初不聽許。廣造一切淫祀鬼神。羅列堂殿。引諸女人。燒香求福。或亂僧徒。汚染梵行。戲摩法者。超出世間。有力大人。了知本性。純白無垢。非以後心。懺於前心。從本寂靜。不造罪故。譬如以水而洗於水。當如畢竟。無有是處。然爲微細餘習未除。是用翹勤。質對尊像。求哀自責。誓願清淨。尅期一報。永盡無遺。初不聽許。廣開壇場。巧音歌唱。族姓子女。覆鳥交錯。僧尼無分。笑語不擇。於慚愧法。無慚無愧。受戒法者。如來制戒分性。與遮。性成廣淵。是爲一切法身大士。所游戲處。遮戒謹嚴。則爲七衆。同所受持。若或有人。持於遮戒。通達性戒。是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二

名合道芬陀利華。若不通於性戒妙義。但著袈裟細視。徐行直不得名持遮戒也。受戒之法。釋迦世尊爲大和尚。彌勒菩薩作教授師。文殊尸利作羯磨師。初不聽許。盲師瞎衆。自相歎譽。網羅土女。作已眷屬。交通閨房。僧俗相接。密坐低語。招世毀謗。至如近世佛敎。濫觸更有。一切慶佛誕生。聞佛光明。燒船化庫。求乞法名。如是種種。怪異之事。競共興作。惑亂世間。妖比丘尼。穿門入室。邀諸淫女。寡女處女。連袂接屨。招搖梵刹。廣起無量。不淨諸行。尤爲非法。惱亂如來天釋迦者。二月八日。滿星出時。降生皇宮。二月八日。滿星出時。成菩提道。二月八

日沸星出時。轉大法輪二月八日。沸星出時入於滄槃。其餘一切諸大菩薩無不各各。先一日生後一日滅。何嘗某甲。於某日生某甲某日。如世俗事。若爲如來開光明者。如來已於無量劫來開大光明。五眼四智種種具足。何曾有人反以光明施與。如來若謂如來。教人營福。燒化船廬。寄來生者。如來法中。訶責三業。會爲第一。是故現世國城妻子。猶教之言。汝應棄捨。何得反興妖妄之論。謂來世福。今世可求。若謂如來聽諸女人。求法名者。如來在時尚禁女人。不得來於僧伽藍中。何嘗廣求在家女人。圍繞於已。至於經中。未利天人。韋提夫人舍。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三

脂夫人德。鬻美人秉大誓願。來從佛學。亦皆仍其舊時名字。何曾爲其別立異名。世間當知如是種種怪異之事。皆是惡僧爲錢財。故巧立名色。既得錢財。必營房室。營房室已。次營衣服。廣於一身。作諸莊嚴。作莊嚴已。恣求淫慾。求淫慾時。何所不至。破壞佛法。破壞世法。破壞管住。破壞檀越。如是惡僧。於現世時。如來象教。應時必滅。是以世尊於垂洟槃。勅諸國王大臣長者。一切世間菩薩大人。欲護我佛法。先驅逐如是惡僧。可以刀劍而砍刺之。彼若避走。疾以弓箭而射殺之。存在處處。搜捕掃除。毋令惡種尚有遺留。是則名爲真正護法。是則名

爲愛戀如來是則名爲最勝俱養是則名爲衆生眼目。若復有人顧瞻禍福猶豫不忍是人卽爲世間大愚。可憐憫者一切如來爲之悲哭譬如壯士展臂之間已墮地獄不可救救。嗚呼傷哉安得先佛重出於世一爲廓清令我衆生知是福田爲非福田不以此言爲河漢也。此西門慶一篇已極盡淫穢之致矣不謂忽然又有裴如海一篇其淫其穢又復極盡其致讀之真似初春食河魷不復信有深秋蟹螯之樂及至持螯引白然後又疑梅聖俞不數魚蝦之語徒虛語也。

王婆十分研光以整見奇石秀十分瞧科以散入妙悉。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四

是絕世文字

話說石秀回來見收過店面便要辭別出門潘公說道叔叔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不曾回來今日回來見收拾過了家火什物叔叔一定心裏只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個王押司不幸沒了人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明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個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人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只

顧隨分且過老日聲當時喫了幾杯酒並些素食收過又提明

早果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器鼓

鐘馨香花燈燭厨下一面安排齋食楊雄却在外邊回家來

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夜却恨當牢不得前來凡事揚節敵

與王押司做週年真是老不堪之家裏却事只用二字緊括過去讀之一笑

央你支持則個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自然兄弟替你科里揚雄去了百秀自在門

前照管此時甫得清清天亮只見一個年紀小的和尚揚起

廉子八來深深地與石秀打個問訊石秀答禮道師父少坐

隨背後一個道人挑兩個盒子八來石秀便叫丈人有個師

父在這里潘公聽得從裏面出來那和尚便道乾爺如何一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五

向不到做寺老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却沒工夫出來那

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甚罕物相送些小掛面幾包京菓老

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教師父壞鈔教叔叔收過了石秀自搬

八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喫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

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粧輕抹寫出回頭便問叔叔誰送

孩事來石秀道一個和尚叫丈人做乾爺的送來不快那婦

人便笑道是師兄海闊黎張如海寫出一個老實的和尚熟

他性格○誰疑其他是裴家絨綉舖裏小官人又說他出家

不老實耶絕倒他因他師父是家裏門徒結拜我父做乾

爺又說他長奴兩歲因此上叫他做師兄又說他他法名叫

做海公又說他法曰叔晚間你只聽他請佛念經有這般好聲

音又說他聲音與卿何涉石秀道原來恁地不快自肚裏已瞧科一分

了一分了潘金蓮之於裴如海也石秀以十分瞧科看破之真乃

各極活畫其妙那婦人便下樓來見和尚石秀却背活畫着手快之極

隨後跟出來布簾裏張看秀精細一寫淫婦不防只見那婦

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向前來三字畫盒裏深深的打

個問訊那婦人便道甚麼道理教師兄懷鈔和尚道賢妹些

少微物不足掛齒那婦人道師兄何故這般說出家人的事

物恁的消受得和尚道散寺新造水陸堂了要來請賢妹隨

喜一個要他去只恐節級見怪那婦人道看來拙夫四字活畫一是活畫回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六

頭新來人一是活畫偷養漢子婦人也也不恁地計較我娘死時亦曾許下血

盆願心早晚也要來寺裏要來相煩還了和尚道這是自

家的事如何恁地說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辦來那

婦人道師兄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只見裏面姪孃捧茶

出來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把袖子去茶鍾口邊抹一抹雙

手遞與和尚極寫親熱不堪那和尚連手接茶連手妙輕兩隻眼延

睜睜的只顧睨那婦人的眼這婦人一雙眼也笑迷迷的只

管睨這和尚的眼寫得四眼自古色膽如天却不防石秀在

布簾裏一眼張見一雙眼張見四隻眼早瞧科了二分一分

道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娘嘗嘗的只顧

文情妙絕俗木盡失

早瞧科了二分一分

道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娘嘗嘗的只顧

對我說些風話又於極忙中補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原

來這婆娘倒不是個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裏敢替場碓做

個出場也不見得石秀一想一發有三分賄科了三分便揭

起布簾撞將出來疾甚那賊秃連忙放茶疾甚妙絕一連忙便道大

郎請坐這淫婦便插口道這個叔叔便是拙夫新認義的兄

弟那賊秃虛心冷氣連忙問道二連大郎貴鄉何處高姓大

名石秀道我麼句姓石句名秀句金陵人氏句十個字作

爲要聞管替人出力又叫做拚命三郎咄咄我是個麤鹵漢

子倘有冲撞和尚休怪咄咄駭人要好故問賊秃連忙道

三連不敢不敢小僧去接衆僧來赴道場連忙出門去了疾甚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七

妙絕。那淫婦道師兄早來些個那賊秃連忙走更不答應

四連忙寫賊秃正要迎好賣俏陸然看見石秀氣色便連

忙放茶運忙動問連忙不敢連忙出門連忙走更不應真活

現一個淫婦送了賊秃出門自入裏面去了石秀却在門前

低了頭只顧等思其實心中已瞧科四分四分多時又着此

出賊秃先方見行者走來點燭燒香少刻這賊秃引領衆僧

都來赴道場潘公央石秀接着相待茶湯已罷打動鼓鈸歌

詠讚揚一篇淫蕩之文寫中偏夾只見這賊秃同一個一般

年紀小的和尚做闍黎搖動鈴杵發牒請佛獻齋讚供諸天

護法監壇主盟追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夾寫許多佛事只見那

淫婦只見二字總是那淫婦那賊秃那一番素梳粧來到法

壇上手提香爐拈香禮佛。極寫石秀眼裏不堪。那賊秃越逞精神搖着

鈴杵唱動真言。極寫石秀眼裏不堪。那一堂和尚見他兩個竝看摩倚

這等模樣也都七顛八倒。極寫石秀眼裏不堪。證盟已畢請眾和尚裏

面喫齋。夾寫佛事。那賊秃讓在眾僧背後。賊秃轉過頭來看着道

淫婦笑。笑○前以四眼字寫出不堪兩那淫婦也掩着口笑。堪此以二笑字寫出不堪兩

個處處眉來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瞧科了。是有五分來不

快意。五另眾僧都坐了喫齋先飲了幾杯素酒。搬出齋來都

下了。襪錢。夾寫佛事。潘公致了不安先去睡了一個疑眼。少刻

眾僧齊罷都起身行食去了。轉過一遭再入道場。夾寫佛事。石秀

不快此時真到六分了。六分只推肚疼自去睡在板壁後了。妙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八

一個疑眼。那淫婦一點情動那里顧得防備人看見便自去

支持眾僧又打了一回鼓。鼓動事把些茶食菓品煎點那賊

秃着眾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召亡彘禮三寶。處處

許多佛事。追薦到三更時分眾僧困倦。許多疑眼那賊秃越逞情

神高聲念誦那淫婦在布簾下久立慾火熾盛不覺情動便

教姪娘請海師兄說話那賊秃一頭念誦一頭趨到淫婦面

前。賊秃這淫婦袖住賊秃袖子。淫婦說道師兄明日來取功

德錢時就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了。反囑賊秃道

做哥哥的記得只說出來使板壁後人絕倒要還願也還了

好賊秃又道你家這個叔叔好生利害。賊秃淫婦把頭一搖

賊甚。

道。這。個。係。他。則。甚。並。不。是。親。骨。肉。淫婦淫極。乾兄賊禿道。妹是親骨肉也。

恁。地。小。僧。却。纔。放。心。一。頭。說。一。頭。就。袖。子。裏。捏。那。婦。人。的。手。
淫。婦。假。意。把。布。簾。來。隔。那。賊。禿。笑。了。一。聲。石秀眼中。自出去。極其不堪。

判。解。送。亡。到底夾。寫佛事。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後。假。睡。正。聽。得。着。已。
看。到。七。分。了。七分。了。當。夜。五。更。道。場。滿。散。送。佛。化。紙。已。了。夾寫佛事。

到底衆。僧。作。謝。回。去。那。淫。婦。自。上。樓。去。睡。了。石。秀。却。自。尋。思。了。

氣。道。哥。哥。恁。的。豪。傑。却。恨。撞。了。這。個。淫。婦。忍。了。一。肚。皮。鳥。氣。
自。去。作。坊。裏。睡。了。次。日。楊。雄。回。家。俱。各。不。提。飯。後。楊。雄。又。出。
去。了。只。見。那。賊。禿。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僧。衣。逕。到。潘。公。
家。來。那。淫。婦。聽。得。是。和。尚。來。了。慌。忙。下。樓。出。來。接。着。邀。入。裏。

第五十子書

卷之四十九

九

面。坐。地。便。叫。點。茶。來。淫。婦。謝。道。夜。來。多。教。師。兄。勞。神。功。德。錢。
未。曾。拜。納。賊。禿。道。不。足。挂。齒。小。僧。夜。來。所。說。血。盆。懺。願。心。這。
一。事。特。稟。知。賢。妹。要。還。時。小。僧。寺。裏。見。在。念。經。只。要。寫。疏。一。
通。就。是。淫。婦。便。道。好。好。忙。叫。姪。媛。請。父。親。出。來。商。量。潘。公。便。
出。來。謝。道。老。漢。打。熬。不。得。夜。來。甚。是。有。失。陪。侍。不。想。石。叔。叔。
又。肚。疼。倒。了。無。人。管。待。却。是。休。怪。休。怪。賊。禿。道。乾。爹。正。當。自。
在。淫。婦。便。道。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舊。願。師。兄。說。道。明。日。寺。
中。做。好。事。就。附。答。還。了。先。教。師。兄。去。寺。裏。念。經。我。和。你。明。日。
飯。罷。去。寺。裏。只。要。證。明。懺。疏。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好。
明。口。只。怕。買。賣。櫃。上。無。人。淫。婦。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首。

却怕怎的潘公道我兇山口爲願明日只得要去淫婦就取
些銀子做功果錢與賊禿去有勞師兄莫責輕微明日准來
上刹討素麵喫賊禿道謹候拈香收了銀子便起身謝道多
承布施小僧將去分俵衆僧來日專等賢妹來證盟那婦人
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裏安歇起來宰猪趕
趁是日楊雄至晚方回婦人待他喫了晚飯洗了勝手却教
潘公對楊雄許道虛我的阿婆臨死時孩兒許下血盆經懺
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兒去那里證盟了便回說
與你知道楊雄道大嫂你便自說與我何妨一路都寫楊雄
直性只是有貧
無細全是那婦人道我對你說又怕你嗔怪因此不敢與你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十

說當晚無話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楊雄起來接連寫五個起來
如溪雲亂起讀之

應接不自去畫卯承應官府石秀起來自理會做買賣只見淫

婦起來梳頭句裹脚句洗頸項句薰衣裳句迎兒起來尋香

盒句催早飯句潘公起來買紙燭句討轎子句○古本有如
此妙文俗本都

失石秀自一早晨顧買賣也不來管他極其
不快飯罷把迎兒也

打扮了好已牌時候潘公換了一身衣裳好來對石秀道相

願叔叔照管門前老漢和拙女同去還些願心便回石秀笑

道小人自當照管丈夫但照管嫂嫂多燒些好香絕早來

石秀自照科八分了八分且說潘公和迎兒跟着轎子送一
親

逕望報恩寺裏來這賊禿已先在山門下伺候看見轎子到

來喜不自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勞和尚那淫婦下轎
來謝道多多有勞師兄賊禿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眾僧都
在水陸堂上從五更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賢妹
來證盟却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引到水陸堂上
已自先安拚下香花燈燭之類有十數個僧人在彼看經那
淫婦都道了萬福恭禮了三寶賊禿引到地藏菩薩面前
證盟懺悔過罷疏頭便化了紙請眾僧自去喫齋看徒弟陪
侍那賊禿却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裏拜茶一引把這淫
婦引到僧房裏深處三引預先都準備下了叫聲師哥拿茶來
只見兩個侍者捧出茶來白雪錠器盞內珠紅托了白雪錠器盞內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絕細好茶也却於半句中閒夾出條絕細好茶喫罷放下盞
紅托子四字筆法之妙俗子何知

子請賢妹裏面坐一坐又引到一個小小閣兒裏四琴光黑

漆春臺挂幾幅名人書畫小桌兒上焚一爐妙香佛滅度後未惡世中

有惡比丘破壞佛法皆復私營房室造作種種非律器血彈

琴燒香煮菹輪墨如是惡人出現之時能令佛法應時速滅

何以故非律儀故消信施故不生禪故不觀心故多淫慾故

背和合故起疑滂故增生死故若復是時有大菩薩誓願護

法出與於世身為國王及作大臣長者居上善男信女見此

惡人行非法時即當白佛鳴鼓椎鐘罷令其人還俗策使其

諸非法房室器血即當毀壞毋令遺留能如是者則為佛法

之所承賴則為如來之所付託則為一切諸佛歡喜則為後
世眾生增長信心若復有人惑於禍福聽信妖言為後惡人
更生庇護是人即當墮大地獄妻不貞良出大藏附識於此
潘公和女兒一臺坐千賊禿對席迎兒立在側邊那淫婦道
師兄端的是好個出家人去處清幽靜樂賊禿道妹子休笑

話怎生比得貴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師兄一日我們回去那賊秃那里昔便道難得乾爺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齋食已是賢妹做施主如何不喫筋麵了去師哥快搬來說言未了却早托兩盤進來都是日嘗裏藏下的肴奇果子異樣菜蔬并諸般素饌之物排一春臺淫婦便道師兄何必治酒反來打攪賊秃笑道不成禮數微表薄情而已師哥將酒來斟在杯中賊秃道乾爺多時不來試嘗這酒老兒飲罷道好酒端的味重好賊秃道前日一個施主家傳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壻喫老兒道甚麼道理賊秃又勸道無物相酬賢妹娘子賢妹下忽添胡亂告飲一杯兩個小師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哥兒輪番篩酒迎兒也喫勸了幾杯好那淫婦道酒住有喫不去了賊秃道難得娘子竟稱娘好到此再告飲一杯潘公叫好驕夫入來各人與他一杯酒喫賊秃道乾爺不必記挂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處喫酒好乾爺放心且請開懷多飲幾杯好原來這賊秃為這個婦人特地對付下這等有力氣的好酒潘公喫央不過多喫了兩杯當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乾爺去牀上睡一睡和尚叫兩個師哥只一扶把這老兒攙在一個冷淨房裏去睡了這里和尚自勸道娘子開懷再飲一杯那淫婦一者有心二來酒入情傷便覺有些朦朧朧上來口裏嘈道師兄你只顧央我喫酒

做甚麼活書賊秃低低告道只是敬愛娘子活書淫婦便道我淫

是罷了活書其言未賊秃道請娘子去小僧房裏看佛牙

活畫活書淫婦便道我正要着佛牙了來活書却又說這賊

秃把那淫婦一引引到一處樓上活書却是那賊秃的臥房鋪

設得十分整齊淫婦看了先自五分歡喜今之妖僧所以必嘗臥房也便

道你端的好個臥房乾乾淨淨賊秃笑道只是少一個娘子

賊秃賊甚活書看他那淫婦也笑道你便討一個不得活書淫婦淫極

他遂漸入港淫婦道那里得這般施主淫婦道你且教我着佛

牙則個賊秃道你叫迎兒下去了我便取出來賊秃淫婦便

道迎兒你且下去看老爺醒也未淫婦迎兒自下得樓來去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看潘公賊秃把樓門關上淫婦笑道師兄你關我在這里怎

的便是不知怎活書這賊秃淫心蕩漾向前樓住那淫婦說道我

把娘子十分愛慕我爲你下了兩年心路今日難得娘子到

此這個機會作成小僧則個淫婦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

你却要騙我倘若他得知却不能你賊秃跪下道只是娘子

可憐見小僧則個那淫婦張着手說道賊秃家倒會纏人我

老大耳刮子打你淫書賊秃嘻嘻的笑着說道任從娘子打只

怕娘子閃了手淫書那淫婦淫心飛動便攬起賊秃道我終不

成當真打你淫書賊秃便抱住這淫婦向牀前卸衣解帶了其

心願佛牙遂入血盆好半日只三字寫得極其不堪今之人

心願佛牙遂入血盆好半日只三字寫得極其不堪今之人

心願佛牙遂入血盆好半日只三字寫得極其不堪今之人

亦未思其好半
日之不甚也
兩個雲雨方罷那賊秃攔住這淫婦說道你

既有心於我我身死而無怨只是今日雖然虧你作成了我
只得一霎時的恩愛快活不能該盜夜歡娛久後必然害殺
小僧那淫婦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尋思一條計了我家的
人一個月倒有二十來日當牢上宿我自買了迎兜教他每
日在後門裏伺候若是夜晚他一不在家時便撥一個香桌
兒出來燒夜香爲號你便入來不妨只怕五更睡着了不知
省覺却那里弄得一個報曉的頭陀買他來後門頭大敲木
魚高聲叫佛便好出去若買得這等一個時一者得他外面
策望二乃不叫你失了曉賊秃聽了這話大喜道妙哉你只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西

顧如此行我這里自有個頭陀胡道人我自分付他來策望
便了淫婦道我不敢留戀長久恐這廝們疑忌我快回去是
得你只不要候約那淫婦連忙再整雲鬢勻粉而開了樓
門便下樓來教迎兜兒叫起潘公慌忙便出僧房來轎夫喫了
酒筵已在寺門前伺候那賊秃直送那淫婦到山門外那淫
婦作別了上轎自和迎兜潘公歸家不在話下却說這賊秃
自來尋報曉頭陀本房原有個胡道人在寺後退居裏小庵
中過活諸人都叫他做胡頭陀每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
報曉勸人念佛天明時收掠齋飯賊秃喚他來房中安排三
杯好酒相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

子無功怎敢受祿日嘗又承師父的恩惠賊禿道我自看你

是個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刺你為僧這些

銀子權且將去買些衣服穿着原來這賊禿日嘗時只是教

師哥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待節下又帶挈他去誦經得些

齋襯錢補一層便胡道感恩不淺尋思道他今日又與我銀

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他開口胡道便道師父但有便令小

道處即當向前賊禿道胡道你既如此好心說時我不瞞你

所有潘公的女兒要和我來往不說我要和却說約定後門

首但有香桌兜在外時便是教我來我却難去那里整若得

你先去看探有無我幾可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叫人念佛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吉

時可就來那里後門頭看沒人便把木魚大敲報曉高聲叫

佛我便好出來胡道便道這個向○畧頓一有何難哉當時

應允了其日先來潘公後門首討齋飯先來一次只見迎兒

出來說道你這道人如何不來前門討齋飯却在後門裏來

那胡道便念起佛來裏面這淫婦聽得了便出來後門問道

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胡道應道小道便是五

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妙晚間宜燒些香妙佛天歡喜妙

那淫婦聽了大喜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來布施他

名曰布施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背便對淫婦說道小道便是海師

父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先來探路淫婦道我已知道了今夜

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桌兒在外他則個胡道

把頭來點着迎兒取將銅錢來與胡道去了那淫婦來到樓

上却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奴才但得些小便宜如何不隨

應了省筆却說楊雄此日正該當年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

監裏上宿這一日倒是迎兒巴不到晚早去安排了香桌兒

黃昏時撥在後門外寫小兒女不知人事性情如活那婦人

却閃在傍邊伺候初更左側一個人戴頂頭巾閃將入來迎

兒喚一嚇奇絕妙絕之文迎兒喚道誰只一個字寫出與

情如一嚇一嚇妙絕俗本皆失可笑嚇來令小兒女性

活知人也不答應這淫婦在側邊伸手便扯去他頭巾

露出光頭來輕輕地罵一聲賊秃倒好見識奇絕妙絕之文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婦倒好見識兩個厮樓厮抱着上樓丟了迎兒自來撥過了香桌

兒關上了後門也自去睡了他兩個當夜如膠如漆如糖似

密如酥似髓如魚似水極寫不堪却極其雅馴也快活淫戲了五七遍三字寫得極

正好睡哩只聽得咯咯地木魚響奇絕妙絕高聲念佛

賊秃和淫婦一齊驚覺一齊二字奇妙那賊秃披衣起來道

我去也今晚再相會淫婦道今後但有香桌兒在後門外你

便不可負約如無香桌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賊秃下牀

淫婦替他戴上頭巾淫絕妙極之文俗本誤迎兒開了後門籖只一字

活去了自此為始但是楊雄出去當堂上宿那賊秃便來家

中只有這個老兒未晚先自要睡迎兒這個了頭已自做一

升了極高不堪只要瞞着石秀一個那淫婦淫發起來那呈官顧

這賊秃又知了婦人的滋味便似攝了魂魄的一般這賊秃

只待頭陀報了便離寺來那淫婦專得迎兜做脚於他出入

因此快活件來戲耍將近一月有餘又省又且說石秀每日

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飲宿嘗有這件事挂心每日委決不

下却又不曾見這賊秃往來先反跌每日五更睡覺不時跳

將起來料度這件事聞箇台縫只聽得報曉頭陀直來巷裏

敲木魚高聲叫佛石秀是個乖覺的人早醒了九分九分冷

地裏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日來這里

敲木魚叫佛事有可寫石秀又作三番第一番聽得第一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七

當是十二月中旬之日五更時分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

魚敲響頭陀直敲入巷裏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度眾生

救苦救難諸佛菩薩奇烈石秀聽得叫的蹊蹊便跳將起來

去門縫裏張時第二番只見一個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裏閃

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迎兜開門石秀照到十分

十分了此十分黥科之文作者乃特特與十分哥光恨道

相對俗本悉行改失何也設不遇古本豈不惜哉

哥哥如此豪傑却討了這個淫婦倒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

這等勾當巴得天明把豬出去門前挂了賣個早市偏有此

筆該罷討了一遭餘錢偏有此間日中前後看他寫出天明

次岸間運到州衙前來筆楊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

雄之甚

雄楊雄便問道兄弟那里去來石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
哥楊雄道我嘗爲官事忙併不會和兄弟快活喫三杯且來
這里坐一坐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衙下一個酒樓上榼一
處僻淨閑兒裏兩個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
鮮菜酒二人飲過三杯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是石楊
雄是個性急的人便問道是楊兄弟你心中有些不樂莫不
家裏有甚言語傷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話兄弟感
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是石楊雄道
兄弟何故今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是楊石秀道哥哥每
日出來只顧承當官府却不知背後之事這個嫂嫂不是良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七

人兄弟已看在眼裏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忍不
住來尋哥哥直言休怪楊雄道我自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
石秀道前者家裏做道場請那個賊禿海闍黎來嫂嫂便和
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願心
兩個都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得一個頭陀直來巷內敲木
魚叫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看見果然
是個賊禿戴頂頭巾從家裏出去似這等淫婦要他何用四
問得妙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賤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
怒今晚都不要提是石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
更後却再來敲門那厮必然從後門先走兄弟一把拿來從

哥哥發落楊雄道兄弟見得最好友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是石楊雄道我明日約你便是兩個再飲了

幾杯筭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得酒肆各散了只見四五

個虞候叫楊雄道偏生出別樣那里不彀節級知府相公在

花園裏坐地教尋節級來和我們使棒快走快走楊雄便分

付石秀道本官喚我只得去應答兄弟你先回家去石秀當

下自歸家裏來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裏歇宿且說楊雄被

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使了幾回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

來一連賞了十大賞鐘楊雄喫了都各散了衆人又請楊雄

去喫酒至晚喫得大醉扶將歸來那淫婦見丈夫醉了謝了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九

衆人却自和迎兒換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着燈盞楊雄坐

在牀上迎兒去脫翰鞋先作一疋淫婦與他除頭巾解巾幘奇絕

之楊雄見他來除巾幘一時驚上心來奇絕妙絕之文因

文禿戴巾也俗楊雄見他來除巾幘一時驚上心來除巾幘忽然提着他

人向這賊妮子勾好交我要結果了你句○無頭無腦那淫

婦喫了一驚不敢回話且伏侍楊雄睡下楊雄一頭上牀睡

一頭口裏恨恨的罵道你這賤人這你這淫婦這你這

你這大龜口裏倒涎四你這你這我手裏不到得輕輕

地放了你五你這六你這支離那淫婦那裏敢喘氣直待

楊雄睡着看到五更楊雄酒醒了討水喫那淫婦起來

楊雄睡着看到五更楊雄酒醒了討水喫那淫婦起來

碗水遞與楊雄喫了。桌上殘燈尚明。是酒醒時景物楊雄喫了水，便

問道：大嫂你夜來不會脫衣裳睡。醒人那淫婦道：你喫得

爛醉了，只怕你要吐。那里敢脫衣裳。只在腳後倒了一夜。楊

雄道：我不曾說甚麼言語。活是酒醒人淫婦道：你往嘗酒性好，但

喫醉了，便睡。我夜來只有些兜放不下。楊雄又問道：石秀兄

弟這幾日不會和他快活，喫得三杯。絕妙酒醒語你家里也

自安排些請他。那淫婦便不應，自坐在踏牀上，眼淚汪汪口

裏歎氣。寫淫婦機變可畏楊雄又說道：大嫂，我夜來醉了，又不曾惱

你做甚麼了煩惱。那淫婦掩着淚眼，只不應。活如楊雄連問了

幾聲，那淫婦掩着臉假哭。活如楊雄就踏牀上，扯起他在牀上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平

務要問道：為何煩惱。那淫婦一頭哭，一面口裏說道：活如我爹

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聲口如活

家貞，誰想半路相拋。今日只爲你十分豪傑，却嫁得個好漢

誰想你不與我做主。聲口如活看他如此說，人去使令楊

雄道：又作怪，誰敢欺負我。我不做主。那淫婦道：我本待不

說。如活又思愛却又怕你着他道鬼，欲待說來。活如又怕你忍

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甚麼地來。那淫婦道：我說與你

不要氣。苦。看他思愛之至自從你認義了這個石秀家來，被

時也好。頓一向後看看放出刺來。奇見你不歸時，時嘗看了

我說道：哥哥今日又不來，嫂嫂自睡也好。冷落。却便我只不

理他。頭不是一日了。妙這個且休說。又晒一句昨日早晨我

在廚房洗滌項這廝從後走出來看見沒人從背後伸隻手

來摸我胸前道。姨。姨。你有孕也無。却又宛然被我打脫了手。節本

待要聲張起來。何筆貞節。又怕憐。會得知笑話。裝你的幌子。何等

邑得你歸來。却又濫泥也似醉了。又不放說。寫得恩愛軟順

中。我恨不得喫了他。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怎的。聲聲不入

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是楊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

知心。這廝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闊黎許多事。說得個汲巴鼻

眼。見得那廝慌了。便先來說破。使個見識。和盤托出口裏恨

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趕了出去。便罷。是楊楊雄到天明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三

亮下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醃了罷。絕倒。活寫。出性急人。

今日便休要做買賣。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

明正將了肉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翻了。又

做過。石秀是個乖覺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四字寫出。精細。乖覺。

因楊雄醉後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喫這婆娘使個見識。拂撥

定反說我無禮。他教丈夫收了肉店。我若便和他分辯。教楊

雄出醜。我且退一步了。却別作計較。石秀可畏。我惡其心。石秀便去作

坊裏收拾了包裹。第二場。雄怕他羞辱也自去了。決撒得。石

秀提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妙筆。不單是去。便來辭潘公道。小人在

宅上打攪了許多時。今日哥哥既是收了舖面。小人告回帳

自己自明明白白並無分文來去如有毫釐昧心天誅地滅
石秀可畏我惡其人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緣他自去了這

石秀却只在近巷內又一條巷尋個客店安歇賃了一間房住下

石秀却自尋思道楊雄與我結義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
了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心中恨我我也分

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去探聽他幾時
當牢上宿起個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裏住了兩日却去楊雄

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出去石秀道今晚必
然當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當晚回店裏睡到四更起來

跨了這口防身解脫大刀悄悄地開了店門徑走到楊雄後

門頭巷內伏在黑影裏張時却交好五更時候只見那個頭

陀揀着木魚來巷口探頭探腦石秀一閃閃在頭陀背後疾

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刀去頸子上閣着疾低聲喝道

低聲你不要掙扎若高做聲便殺了你妙你只好好實說海

和尚叫你來恁地那頭陀道好漢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

說我不殺你頭陀道海闊黎和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誑教

我只看後門頭有香桌兒爲號喚他入敘高五更裏却教我

來敲木魚叫佛喚他出敘高石秀道他如今在那里精細頭

陀道他還在他家裏睡着我如今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

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高頭陀手裏先奪了木魚頭

陀把衣服正脫下來被石秀將刀就頸上一勒賊疾○一動

付於胸中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石秀却穿上直裰護膝妙一

插了尖刀妙把木魚直敲入巷裏來奇極那賊禿在牀上却

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迎免先來開門

賊禿隨後從後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把木魚敲響那和

尚悄悄喝道只顧敲做甚麼細石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

口一交放翻疾按住喝道不要高做聲高做聲便殺了你妙

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奇那賊禿知道石秀那里敢掙扎做

聲被石秀都剝了衣裳赤條條不着一絲妙絕奇悄悄去屈

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糊死了三四刀又妙石却把刀來放

第五才子書

卷之四十九

三

在頭陀身邊殺人是極忙遽重看將了兩個衣服捲做一捆

包了精細之極再回客店裏輕輕地妙開了門進去悄悄地

妙關上了自去睡不在話下却說本處城中一個賣糕粥的

王公其日五更挑着擔糕粥點着個燈籠一個小猴子跟着

出來趕早市正來到死屍邊過却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擔

糕粥傾潑在地下只見小猴子叫道苦也一個和尚醉倒左

這里絕倒老子摸得起來摸了兩手腥血叫聲苦不知高低幾

家鄰舍聽得都開了門出來點火焙時只見遍地都是血粥

哥兩個屍首擡在地上眾鄰合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陳

吾正是禍從天降災向地生畢竟王公怎地脫身且聽下分解終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五十

聖歎外書

第四十五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揀命三火燒祝家店

前有武松殺奸夫淫婦一篇此又有石秀殺奸夫淫婦一篇若是著班乎曰不同也夫金蓮之淫乃敢至於殺武大此其惡貫盈矣不破胸取心實不足以蔽厥辜也若巧雲淫誠有之未必至於殺楊雄也坐巧雲以他日必殺楊雄之罪此自石秀之言而未必遂服巧雲之心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

一

也且武松之於金蓮也武大已死則武松不得不問此實武松萬不得已而出於此若武大固在武松不得而殺金蓮者法也今石秀之於巧雲既去則亦已矣以姓石之人而殺姓楊之人之妻此何法也總之武松之殺二人全是爲兄報仇而已曾不與焉若石秀之殺四人不過爲已明冤而已並與楊雄無與也觀巧雲所以汚石秀者亦卽前日金蓮所以汚武松者乃武松以親嫂之嫌疑而落落然受之曾不置辯而天下後世亦無不共明其如冰如玉也者若石秀則務必辯之背後辯之

後正又必當面辯之迎兜辯之又必巧雲辯之務令楊雄深

有以信其如水如玉而後已嗚呼豈其天下之大另又有此一
種嚙刻狠毒之惡物歟吾獨怪耐菴以一手搦一筆而既寫一武松又寫一石秀嗚呼又何奇也

話說當下衆鄰舍結住王公道到蘄州府裏首告知府却纔
匿廳一行人跪下告道這老子挑着一擔糲粥潑翻在地下
看時却有兩箇死屍在粥裏先說潑粥次說死屍一箇是和
尚一個是頭陀俱各身上無一絲頭陀身邊有刀一把老子

告道老漢每日當賣糲糜營生只是五更出來趕趁今朝起
得早了些箇和這鐵頭猴子只顧走不下面一交絆翻碗

碟都打碎了相公可憐重訴跌碎碗碟輕帶兩個死屍妙得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也 只見血淥淥的兩個死屍又映一驚只訴自己映驚不

起鄰舍來倒被扯住到官倒被妙活是不望相公明鏡辯察

知府隨即取了供詞行下文委當方里甲帶了伴作公人

押了鄰舍王公一千人等下來簡驗屍首明白回報衆人登

場看簡已了回州稟復知府被殺死僧人係是報恩寺闍黎

裴如海傍邊頭陀係是寺後胡道和尚不穿一絲身上三四

道枷傷致命方死胡道身邊見有兇刀一把只見頂上有勒

死傷痕一道係是胡道掣刀搠死和尚慎罪自行勒死益歎

胸中精細做事出人知府叫拘本寺僧鞫問緣故俱各不知情緣知府

也沒個央斷當家孔目稟道眼見得這和尚裸形赤體必是

和那頭陀幹甚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殺死不干王公之事鄰

舍都教召保聽候屍首着仰本寺住持即備棺木盛殮放在

別處立個互相殺死的文書便了知府道也說得是隨即發

落了一千人等不在話下前頭巷裏又是一條巷那些好事的子

弟做成一隻曲兒唱道堪笑報恩和尚撞着前生冤障將善

男晴了妙信女勾來妙要他喜捨肉身妙慈悲歡暢妙怎極

樂觀音方穩接引妙蚤血盆地獄望來出相妙真是絕妙好辭想色

空空色色色色空伸全不記多心經妙到如今徒弟度生

回妙絕連長老涅槃街巷妙絕若容得頭陀頭陀容得和合

多僧妙多僧者也同房共住妙未到得無管勾帳妙只道目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

連救母上西天從不見這賊禿為娘身喪絕妙後頭巷裏一條

巷也有幾箇好事的子弟聽得前頭巷裏唱着却不伏氣便

也做隻臨江仙唱出來賽他道淫戒破時招殺報妙因緣不

爽分毫妙本來面目忒蹊蹊妙一絲真不掛妙立地放屠刀

真正絕妙好辭大和尚今朝圓寂了絕小和尚昨夜狂騷絕頭陀勿

頸見相交妙為爭同穴死絕妙誓願不相饒妙兩隻曲條

條巷又是條都唱動了那婦人聽得目瞪口呆却不敢說只

是肚裏暗暗地叫苦楊雄在蘄州府裏有人告道殺死和尚

頭陀心裏早知了些個意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來的我

前日一時間錯怪了他我今日閒些且去尋他問他個真實

正走過州橋前來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哥哥那里去楊雄

回過頭來見是石秀揠着便道兄弟我正沒尋你處石秀道

哥哥且來我下處和你說話把楊雄引到客店裏小房內說

道哥哥兄弟不說說麼石秀可畏筆筆寫楊雄道兄弟你休

怪我是我一時愚蠢酒後失言反被那婆娘猜破了說兄弟

許多不是我今特來尋賢弟負荆請罪石秀道哥哥兄弟雖

是個不才小人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做別樣之事

此語前武松一會說却覺其濶大今在怕哥哥日後中了奸

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教哥哥看此句直貫下盡刺在此

一句將出衣裳越將出和尚頭陀的衣裳盡刺在此將出衣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 四

說此四字楊雄看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

寫得如活楊雄看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

了這賤人出這口惡氣是楊石秀笑道你又來了石秀又狠

筆筆寫出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

得他直教如何殺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說時却不錯殺了人

石秀轉說罷休二字絕倒忽然說轉復可畏楊雄道似此恁生罷休到碎割忽然說到罷休

是楊雄也石秀道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語教你做個好男子楊

雄道賢弟你恁地教我做個好男子石秀道此門東門外有

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明日只說道我多時不曾燒

香我今來和大嫂同去把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兜回

到山上情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看當頭對面把這是非都對

得明白了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書棄了這婦人不肯且先

說是休棄到得是非對單颯地逼過刀來石秀節節精細節節狠毒我畏其人却不是上着楊雄道

兄弟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我已知了都是那婦人說說楊

似不肯石秀道不然可畏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

寫石秀可楊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然不差是楊我明

日准定和那賤人來你却休要誤了石秀道小弟不來時所

言俱是虛謬句句生稜字字出角轉說轉復可畏楊雄當下別了石秀離了客

店且去府裏辦事至晚回家並不提起亦不說甚只和每日

一般前夜何不便爾次日天明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

夢見神人怪我說有舊願不曾還得也是還願絕倒向日許下東門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

外嶽廟裏那姓香願未曾還得今日我閒些要去還了須和

你同去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了罷要我去何用同是還願

不肯去高楊雄道這願心却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必須要

和你同去那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喫些素飯燒湯洗浴

了去楊雄道我去買香紙備轎子你便洗浴了梳頭插帶了

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楊雄又來客店裏相約石秀飯

罷便來兄弟休哄石秀道哥哥你若擡得來時只教在宇山

裏下了轎你三個步行上來我自上面一個僻處等你不

要幣閒人上來石秀色色精楊雄約了石秀買了紙燭歸來

喫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有此事只顧打扮的齊齊整整迎兒

也捕帶了轎夫扛轎子早在門前伺候楊雄道泰山看家我

和大娘燒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燒香早去早回宛然前日石秀告潘公語

迴合成那婦人上了轎子迎兜跟着楊雄也隨在後面出得東

門來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與我擡上翠屏山去我自多還

你些轎錢不到兩個時辰早來到翠屏山上原來這座翠屏

山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亂墳上面一望盡是

青草白楊並無菴舍寺院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擡到半山叫

轎夫揪下轎子拔去葱管搭起轎簾微細叫那婦人出轎來

婦人問道却恁地來這山裏楊雄道你只顧且上去轎夫只

在這里等候不要來少刻一發打發你酒錢轎夫道這個不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六

妨小人自只在此間伺候便了楊雄引着那婦人并迎那三

個人上了四五層山坡只見石秀坐在上面那婦人道香紙

如何不將來婦人未上轎楊雄以買香紙語之及其既上轎楊雄便只空身跟來以免後文收拾也

雄道我自先使人將上去了把婦人一引引到一處古墓裏

前日一引二引三引四引五引今日只一引迴合成趣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棍棒都放

在樹根前來精細道嫂嫂拜揖只四字亦復那婦人連忙應

道叔叔恁地也在这里一頭說一面肚裏喫了一驚石秀

道在此專等多時咄咄可畏楊雄道你前日對我說道叔叔多遍

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着你胸前問你有孕也未今日這

里無人你兩個對得明白那婦人道哎呀過了的事只顧說

甚麼絕妙絕石秀睜着眼睛道。你怎麼說活畫石秀。只四字妙絕。那婦

人道。叔叔你沒事。自把鬢兒提做甚麼妙絕絕制。合前後

難萬難妙筆。石秀道。嫂嫂一字而石秀一片精細。滿面浪

能體出也。毒都活畫出來。俗本妄。便打開包裹。取出海閣黎並頭陀的

改許多閒話。失之舊單。

衣服來撒放地下。道。你咄咄那婦人看了飛紅了臉。無言可

對石秀。颯地掣出腰刀。石秀狠毒之便與楊雄說道。此事只

問迎兇。看他寫翠屏山全楊雄便揪過那了頭。是揚跪在面

前。喝道。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說。如何在和尚房裏一

何。如何約會把香桌兒為號。二如如何教頭陀來敲木魚一

何。問中實對我說。饒你這條性命。但瞞了一句。先把你剝

一用。如何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

做肉泥迎兇。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殺我。我說與你如何。

僧房中喫酒。一如何如何上樓看佛牙。二如何如何趕他下樓下

看潘公酒醒。三如何第三日如何頭陀來後門化齋飯。四如何如

何。教我取銅錢布施與他。五如何如何娘子和他約定。但是官

人當牢上宿。要我撥香桌兒放出後門外。原是暗號。頭陀來

看了。却去報知和尚。六如何如何海閣黎扮做俗人帶頭巾

八來。娘子扯去了露出光頭來。七如何如何五更聽敲木魚響

要我開後門放他出去。八如何如何娘子許我一副劍鐮。一套

衣裳。所許前我只得隨順了。九如何如何往來已不止數千遭

後來便喫殺了。十如何如何又與我幾件首飾。教我對官人說

後來便喫殺了。十如何如何又與我幾件首飾。教我對官人說

石叔叔把言語調戲二節這箇我眼裏不曾見因此不敢說

十一如何補前只此是實並無虛謬迎免說罷石秀便道

所無又說得好石秀可畏語這般言語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

哥哥得知麼語咄咄來逼這般言語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

說語語咄咄請哥哥却問嫂嫂備細緣看他又楊雄揪過那

婦人來雄是場喝道賊賤人了頭已都招不你便一些免休賴

再把實情對我說了饒你這賤人一條性命那婦人說道我

的不是了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饒恕了我這一遍石秀道

哥哥含糊不得石秀狠毒之極我惡其人寫須要問嫂嫂

一個從頭備細原繇楊雄喝道賤人你快說那婦人只得把

和尚二年前如何起意一如何如何來結拜我父做乾爺二如何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 八

做好事日如何先來下禮三如何我遞茶與他如何只管看我

笑四如何如何石叔叔出來連忙去了五如何如何我出去拈香

只管捱近身來六如何半夜如何到布簾前捏我的手便教我

還了願好七如何如何叫我娘子騙我看佛牙八如何如何求

我圖個長便九如何如何教我反問你便攔得石叔叔出去十如何

何如何定要我把迎兒也與他說不時我便不來了十一如何

與說一遍巧雲又說一遍却句句不同一二都說了石秀道

迎免所說皆是事巧雲所說皆是情也上第十句已明明招出

你却恁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秀務要特地再提出

來洗刷清白咄咄那婦人道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

凌逼可畏可恨

曉喚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他也是前兩三夜他先

教道我如此說補文中所無這早晨便把來支吾實是叔叔並不

曾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任從哥哥心下如何

措置石秀轉說轉更可畏。通篇結束到此一句寫石秀只為明自自已並非若武松之於金蓮令人可畏。楊

雄道兄弟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面剝了衣裳然後我自

伏侍他楊雄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剝了便把

寫石秀可楊雄割兩條裙帶把婦人綁在樹上石秀徑把迎

兜的首飾也去了便把妙徑把又妙都遞過刀來寫石秀却

外天地間固另有說道哥哥這箇小賤人留他做甚麼一發

斬草除根何至於此楊雄應道果然好兄弟把刀來我自動

手迎兜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楊雄手起一刀揮作兩段那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

婦人在樹上叫道叔叔勸一勸活畫石秀道嫂嫂不是我石

秀狠毒句句都畫出來。不是你勸的事又是你帶的事耶楊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頭一

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叫不得楊雄却指着罵道你這賤

人我一時誤聽不明險些被你瞞過了一者壞了我兄弟情

分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

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下不

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閒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

開了却將釵鈿首飾都拴在包裹裏了好楊雄道兄弟你且

來和你商量一個長便如今一個好夫少說了一個淫婦亦

都已經了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石秀道兄弟目

有個所在請哥哥使行實石秀精細出人楊雄道却是那里去石秀

道哥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投梁山泊入夥却投那里

去楊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里一個人如何便

肯收錄我們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

及時兩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着我

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楊雄道凡事先難後易免得

後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

道他不是押司出身石秀寫得色色出人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

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個人一

箇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箇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

十兩一錠銀子尚兀自在包裹忽然迴合因此可去投托他楊雄

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哥哥你

也這般落纏倘或入城事發掣住如何脫身放着包裹裏見

有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人同去也設用了

逗一句引下文妙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何解救這事少時

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石秀便背上包裹擎于

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刀却待要離古墓只見

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前了

却去投逯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奇楊雄石秀看時那

人納頭便拜奇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州

人納頭便拜奇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州

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里做些飛簷走壁跳籠騙馬的勾當
曾在薊州府裏喫官司却是楊雄救了人部叫他做坡上蚤
當時楊雄便問時遷你如何在這里時遷道節級哥哥聽稟
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插些古墳賣兩分東西因見
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却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小
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雞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得
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麼石秀道
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里如今招納壯士那爭你一個若如
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却認得小路去好當下引
了楊雄石秀三個人自取小路下後山投梁山泊去了却說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

十一

這兩個轎天在半山裏等到紅日平西不見三個下來分付
了又不敢上去挨不過了如不免信步尋上山來只見一羣

老鴉成團打塊在古墓上奇兩個轎天土土去看時原來却是

老鴉奪那肚腸喫以此聒噪奇轎天看了喫着一驚慌忙回

家報與潘公一同去薊州府裏首告知府隨即差委一員縣

尉尉置了件作行人來翠屏山簡驗屍首已了回覆知府裏道

簡得一口婦人潘巧雲割在松樹邊使女迎鬼殺死在古墓

下墳邊遺下一堆婦人與和尚頭陀衣服寫石秀胸中知府

聽了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陀的事備細詢問潘公那老子把

這僧房酒醉一節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緣細說了一遍知府

道眼見得這婦人與和尚通姦那女使頭陀做胸想石秀那厮路見不平殺死頭陀和尚楊雄這厮今日殺了婦人女使無疑定是如此只掣得楊雄石秀便知端的當卽行移文書捕獲楊雄石秀其餘輜天人等各放回聽候潘公自去買棺木將屍首殮葬不在話下再說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薊州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杏林洼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寨溪客店三個人行到門首店小二却待開門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十一

安歇問道客人不曾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籠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問道店裏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買

了去只剩得一甕酒在這里並無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

升米來做飯却里會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就淘了做起

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敘得楊雄取出一隻釵

兜把與店小二敘得先回他這甕酒來喚明日一發算帳小

二哥收了釵兜便去裏面撥出那甕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

菜放在桌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石秀洗了腳手

寫時遷漸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非必

二同飲只爲要問起祝家備細也

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喫石秀看見店

中簷下插着十數把朴刀音問小二哥道你家店裏恁的有這軍器小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里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里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高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里方圍三十里却喚做祝家庄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稱爲祝氏三傑莊前莊後有五七百家都是佃戶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里喚作祝家店常有數十個家人來店裏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裏石秀道他分軍器在店裏何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

三

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他那里賊人來借糧因此準備下石秀道與你些銀兩同惠我一把朴刀用如何注

小二哥道這個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顧吃酒小二道小人喫不得了先去歇了

客人自便寬飲幾杯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喫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喫麼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里得來時遷嘻嘻的笑着去籠上提出一隻老大大公

雞來都是生發粉文無甚出色楊雄問道那里得這雞來時遷道小弟却

總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雞在籠裏覓思沒甚喫酒被我悄悄

把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後面就那里搗得乾淨煮得熟了
把來與一位哥哥喚楊雄道你這廝還是這等賊手賊脚石
秀笑道還未改本行三個笑了一回把這雞來手廝開喫了
一面盛飯來喫只見那店小二畧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將起
來前後去巡管只見厨果上有些雞毛和雞骨頭却去竈上
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不見了雞連忙
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
雞喫時遷道見鬼了耶耶如聞其聲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雞來喫
何曾見你的雞小二道我店裏的雞却那里去了時遷道敢
被野猫拖了黃程子喫了鵲鷹揆去了我却恁地得知好如聞其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

古

聲小二道我的雞總在籠裏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要
爭直幾錢陪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雞店內少他
不得你便陪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雞石秀大怒道
你詐哄誰老爺不陪你便怎的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
在這里討野火喫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拏你到菜上便
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看他要生出事頭無可牛處如此曲折寫來石秀聽了大

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拏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
好意還你些錢不陪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
店裏赤條條地走出三五箇大漢來迓遶楊雄石秀來被石
秀手起一拳一個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拳

打腫了臉做聲不得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廝們一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喫了飯走了罷三個當下喫飽了把巾裏分開腰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鎗架子土揀了一條好朴刀好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便去竈前尋了把草竈裏點個火望裏面四下焯着竟寫出身石秀看那草房破風一煽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個拽開脚步望大路便走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發着喊起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小路走石秀只楊雄道且住一個來殺一箇兩個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却走此處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

五

出楊說猶未了四下裏合籠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獨寫三個挺着朴刀來戰莊客那駱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楊雄

棒起來楊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個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趕入去又戳翻了六七八人四下里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都退了去三箇得一步趕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起枯草裏發出兩把撓鈎正把時遷一撓鈎搭住拖入草窩去了若一時遷拖去便生出三打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發出兩把撓鈎來今下文在手不得却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撥撥開望草裏便戳發聲喊都走了不可不救不可兩個見捉了時遷怕深人重地亦無心定款只如此好

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里尋路走罷，見遠遠地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本燎得有路便走。嚮一望望東邊去了，來莊客四下里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背剪紮了，押送祝家莊來。且說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店裏買碗酒飯喫了去。」就問路程，兩個便入村店裏來，倚了朴刀坐下，叫酒保取些酒來，就做些飯喫。酒保一面鋪下菜蔬湯，將酒來，方欲待喫，只見外面一個大漢走人來，生得鬪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龐，穿一領茶褐紬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絹搭膊，下面穿一雙酒腳靴，叫道：「大官人教你們挑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

去

忙應道：「裝了擔，少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却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面前過，楊雄却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你如何在這裏？』」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却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裏？」望着楊雄便拜，不是楊雄撞見了，這個人有分教：三莊盟誓成虛，謬衆虎兇哮起禍殃，畢竟楊雄石秀遇見的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聖歎外書

第四十六回

撲天鵬兩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人亦有言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見利器夫不遇難題亦不足以見奇筆也此回要寫宋江打祝家莊夫打祝家莊亦豈皆戰鬥之事耳烏足以展耐菴之經緯故未製文先製題於祝家莊之東先立一李家莊於祝家莊之西又立一扈家莊三莊相連勢如翼虎打東則中帥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一

西救打西則中帥東救打中則東西合救夫如是而題之難御遂如六馬亂馳非一韁所轄伏箭亂發非一牌所隔野火亂起非一手所撲矣耐菴而後迴錦心舒繡手弄柔翰點妙墨蚤於楊雄石秀未至山泊之日先按下東李此之謂繫其右臂入下回十六虎將浴血苦戰生擒西扈此之謂斂其左腋東西定而殲厥三祝曾不如縛一雞之易者是皆耐菴相題有眼粹題有法搗題有力故得至是人徒就篇尾論長數短謂亦猶夫能事殊未向篇首一籌量其落筆之萬難也

看他寫李祝之戰只是相當非不欲作快筆徒恐因而

兩家不得住手便礙宋江一打筆勢故行文有時古得一筆是多一筆亦有時留得一筆也

石秀探路一段描出全副一個精細人讀之益想耐菴七竅中真乃無筭不備

話說當時楊雄扶起那人來叫與石秀相見石秀便問道這位兄弟是誰楊雄道這個兄弟姓杜名興祖貫是中山府人氏因謂面顏生得龔赤以入都叫他做鬼臉兒上年間做買賣來到蘄州因一口氣上打死了同夥的客人喫官司監在蘄州府裏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維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會杜興便問道恩人為何公事來到這裏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二

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蘄州殺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箇來的火伴時遷偷了他店裏報曉雞喫一時與店小二開將起來性起把他店裏都燒了我三個連夜逃走不提防背後趕來我兄弟兩個搗翻了他幾箇不想亂草中間舒出兩把撓鉤把時遷搭了去我兩個亂撞到此正要問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教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坐同飲一杯三人坐下當下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蘄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裏感承此間一箇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做個主管每日撥萬論千盡托付與杜興身上甚是信任以此不

想回鄉去。楊雄道：「此間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
面有三座山岡，列着三個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
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處莊上，三村裏算來總有一二萬軍
馬人家，惟有祝家莊最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箇
兒子，名爲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
個教師喚做鐵棒孛郎，王。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可惜此人莊上
自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西邊那個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
個兒子，喚做飛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個女兒，最英
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這
里東村莊上，却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不說出綽號，留與下楊雄作問甚好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三

能使一條渾鐵點銅鎗，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沒。
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遞相救應。惟恐
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
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搭救時遷。楊雄又問
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鵬的李應？」杜興道：「
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聽得說獨龍岡有個撲天鵬，李應
是好漢，却原來在這里。」好多聞他真個了得，是好男子。我們
去走一遭。楊雄便喚酒保，計筭酒錢，杜興那里肯要。他還便
自招了酒錢，三個離了村店，便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
楊雄看時，真個好大莊院，外圍週迴一遭濶港，粉牆傍岸有

數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樹門外一座吊橋接着莊門入得門來到廳前兩邊有二十餘座鎗架明晃晃的都插滿軍器杜興道兩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去報知請大官人出來相見杜興去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裏面出來杜興引楊雄石秀上廳拜見李應連忙答禮便教上廳請坐楊雄石秀再三謙讓方纔坐了李應便教取酒來且相待楊雄石秀兩個再拜道望乞大官人致書與祝家莊來救時遷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應教請門館先生來商議修了一封書緘看他代筆書便令無層填寫名諱使個圖書印記又便差一個副折處生出層折填寫名諱使個圖書印記又便差一個副主管齎了先差副主管亦於無層折處上層折也備一匹快馬去到那祝家莊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四

取這個人來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上馬去了楊雄石秀

拜謝罷

一謝○寫出許多謝令下文便於變着成怒

李應道二位壯士放心小人

書去便當放來

為他兩番托意亦令下文便於變着成怒也

楊雄石秀又謝了又謝

李應道且請去後堂少叙三杯等待看他說兩個隨進裏面

就具早饌相待飯罷一喫了茶二李應問些鎗法見楊雄石

秀說得有理心中甚喜三已睥時分四○骨寫四句那個副

主管回來李應喚到後堂問道去取的這人在那里看他說

極便主管答道小人親見朝奉下了書倒有放還之心後來走

出祝氏三桀反焦躁起來書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土州

去李應失驚道他和我三家材裏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

允如何恁地起來必是你說得不好以致如此總寫李應此意所料以便下文變差杜主管你須自去走一遭副主管換正主管先寫主管次寫先寫書次寫主管此却書筆法變換親見祝朝奉說個仔細緣繇杜興道小人願

去只求東人親筆書緘代筆書束換親筆書束到那里方纔肯放李應

道說得是急取一幅花箋紙來李應親自寫了書札封皮面

上使一個諱字圖書又把與杜興接了後槽牽過一匹快馬

備上鞍轡拏了鞭子便出莊門上馬加鞭遶祝家莊去了李

應道二位放心我這封親筆書去少刻定當放還又寫楊雄

石秀深謝了深謝總令下留在後堂飲酒等待只是看看天

色待晚前寫去久用四句此寫去不見杜興回來李應心中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五

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見莊客報道杜主管回來了李應問道

幾個人回來看他只是非莊客道只是主管獨自一個跑將

回來李應搖着頭道却又作怪往嘗這厮不是這等兜搭今

日緣何恁地走出前廳楊雄石秀都跟出來只見杜興下了

馬入得莊門見他模樣氣得紫漲了面皮咨牙露嘴半晌說

不得話前店中初遇時却不寫忽於李應道你且言備細緣

故怎麼地來杜興氣定了方纔道畫小人齋了東人書札到

他那里第三重門下却好遇見祝龍祝虎祝彪弟兄三箇坐

在那里小入聲了三個杜興祝彪喝道一路雖兼寫三祝

聲喏未聞只兜頭便盡禮你又來則甚小人躬身稟道盡禮東人有

鳴呼寫祝虎無禮

書在此拜上祝彪那厮變了臉罵道極爲視你那主人恁地

不曉人事早晌使個潑男女來這里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

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解上州裏去又來恁地小人說道這

個時遷不是梁山泊夥內人歟他自是薊州來的客人要投

見做莊東人不想誤燒了官人店屋明日東人自當依舊蓋

還極善辭令不好萬望俯看薄面高擡貴手寬恕寬恕祝家三

個都叫道雖獨寫三祝使錯落之極不還不還小人又道官人

請看東人親筆書杜在此祝彪那厮接過書去也不折開來

看就手批得粉碎極其無禮喝叫把小人直掙出莊門極其無禮祝彪

祝虎發話道又置祝龍單兼你要惹老爺們性發把你那把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六

你那李應捉來也解去也却不好唐突主人名字忽然就把

你那三個字下收住下文另自盡一句禮然後重說出來妙

筆出神 小人本不敢盡言實被那三個畜生無禮盡一句禮

說把你那李重說却因氣極又說不出只李應捉來也做梁

山泊強寇解了去益一李字便活畫出氣又喝叫莊客原拿

了小人先說直又出又說原拿了被小人飛馬走了於路上

氣死小人耐那厮枉與他許多年結生死之交今日全無

些仁義又我兩句李應聽罷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

丈按捺不下大呼莊客快備我那馬來楊雄石秀諷道大官

人息怒休爲小人們壞了貴處義氣李應那里肯聽便去房

中披上一副黃金鎖子甲前後獸面掩心穿一領大紅袍背

騰邊插着飛刀五把拿了點鋼鎗戴上鳳翅盔出到莊前點

起三百悍勇莊客書出李應杜興也披一副用持把鎗上馬書出

帶領二十餘騎馬軍楊雄石秀也抓扎起挺着朴刀跟着李

應的馬畫出楊雄石秀書李應是個大官人畫杜興是個主官書楊雄石秀是個客人各各不同逕迤

祝家莊來日漸銜山時分早到獨龍岡前便將人馬排開原

來祝家莊又蓋得好占着這座獨龍山岡四下一遭闊港那

莊正造在岡上有三層城牆都是頑石壘砌的約高二丈前

後兩座莊門兩條吊橋牆裏西邊都蓋窩舖四下里遍插着

鎗刀軍器門樓上排着戰鼓銅鑼李應勒馬在莊門大叫祝

家三子恣敢毀廟老爺只見莊門開處擁出五六十騎馬來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七

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土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李應

指着大罵道你這廝口邊郊腫水退頭上胎髮猶存你命與

我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共意保護村坊你家但有事情要

取人時早來早放要取物件無有不奉我今一個平人二次

付書來討你如何扯了我的書札恥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

道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協意共捉梁山泊反

賊搗清山寨你如何却結連反賊意在謀殺李應喝道你說

他是梁山泊甚人你這廝却冤平人做賊當得何罪祝彪道

賊人時遷已自招了你休要在這里胡說亂道遮掩不過你

去便去不去時連你捉了也做賊人解送寫祝彪無禮之極李應大

怒拍坐下馬挺手中鎗便迎祝彪祝彪縱馬去戰李應兩箇

就獨籠岡前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了十七八合祝彪戰李

應不過撥回馬便走極寫祝彪能李應縱馬趕將去祝彪把鎗刀

擔在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較親肯

翻身一箭極寫祝彪能李應急躲時臂上早着李應勸筋斗墜下

馬來祝彪便勒轉馬來拾人極寫祝彪能楊雄石秀見了大喝一

聲挺兩把朴刀直奔祝彪馬前殺將來祝彪抵擋不住急勒

回馬便走極寫祝彪能寫祝彪不早被楊雄一朴刀戳在

馬後股上此是特寫楊雄那馬負疼壁直立起來險些兒把祝彪掀

在馬下寫祝李皆輪楊雄當正好却得隨從馬上的了都搭上箭射將來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八

只須如此楊雄石秀見了自思又無衣甲遮身只得退回

煞得正好只須如此收杜興早自把李應救起上馬先去了等楊

不趕只須如此收杜興秀退回然後救李應幾不成語矣楊雄石秀自殺奔祝彪杜

興自救李應極忙亂事寫得極清出極兇搭事寫得極輕杜

楊雄石秀跟了眾莊客也走了也走了上加跟了眾莊客

情祝家莊人馬趕了三二里路見天色晚來也自回去了只須

如此杜興扶着李應回到莊前下了馬同入後堂坐定宅眷都

出來看視是箇人拔了箭矢伏待卸了衣甲是個大便把金

瘡藥敷了瘡口連夜在後堂商議楊雄石秀與杜興說道既

是大官人被那厮無禮又中了箭時遷亦不能殺出來都是

我等連累大官人了我兄弟兩個只得上梁山泊去懇告晁

宋二公并眾頭領來與大官人報仇，就救時遷，因辭謝了李應。李應道：「非是我不用心，實出無奈。兩位壯士只得休怪。」叫杜興取些金銀相贈。楊雄、石秀那里肯受。李應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却。兩個方纔收受拜辭了李應，杜興送出村口，指與大路。」極似間筆却都爲後文藏下奇情杜興作別了，自回李家莊。不在話下。且說楊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來，早望見遠遠一處新造的酒店。映出○一是新設三座而一座亦不出現，是猶無設也。一是姓石人來而不用姓石人接，是爲無文也。那酒旗兒直挑出來，兩個入到店裏，買些酒喫，就問路程。

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兩相接文隨手起一兩個一面喫酒，一頭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見他兩個非嘗便來答應道：「你兩位客人從那里來，要問上山去，恁地楊雄道我們從蘆州來，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麼？』」楊雄道：「我乃是楊雄。」問得繡錯若定向石秀問

何這箇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認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蘆州回來，多曾稱說兄長。」戴宗

聞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個叙禮罷，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隨即叫酒保置辦分例酒來相待。須知此是第一番分例酒。推開後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放了一枝響箭。只見對港蘆葦叢中，早有一隻囉囉搖過船來。須知此又另一張弓，另一枝箭，另一隻囉囉。另一隻船也。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鴨嘴灘。

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報知。早見戴宗楊林下山來。

迎接。迎翔俱各叙禮罷。一同上至大寨裏聚頭領。知道有好

漢上山都來聚會。大寨坐下。戴宗楊林引楊雄石秀上廳。悉

見晁蓋宋江并衆頭領相見已罷。晁蓋細問兩個踪跡。楊雄

石秀把本身武藝投托入夥先說了。衆人大喜讓位而坐。楊

雄漸漸說到有個來投托大寨。同人夥的時遷。不合偷了祝家

店裏報曉雞。一時爭鬧起來。石秀放火燒了他店屋。時遷被

捉。李應二次修書去討。怎當祝家三子堅執不放。誓要捉山

寨裏好漢。且又千般辱罵。耐那斯十分無禮。不說萬事皆

休。總然說罷。晁蓋大怒。喝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訖。報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十

來。此等波瀾非爲鋪張山寨忠義乃所以翻跌出宋江問罪

故不得已宋江慌忙道。哥哥息怒。兩個壯士不遠千里來此

協助。如何却要斬他。晁蓋道。俺梁山泊好漢自從火併王倫

之後。便以忠義爲主。全施恩德於民。一個個兄弟下山去不

曾折了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有各有豪傑的光彩。出

語讀之想這廝兩個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雞喫。其類

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這兩個。將這廝首級去那

里號令。我親領軍馬去洗蕩了那個村坊。不要輸了銳氣。孩

兒們快斬了報來。又饒一句宋江勸住道。不然哥哥不聽這

兩位賢弟却聽所說。那個鼓上早時遷。他原是此等人。以致

惹起祝家那厮來。豈是這二位賢帝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聽得有人說祝家莊那厮要扣俺山寨敵對了。自補一哥哥

權且息怒。即日山寨人馬數多。錢糧缺少。非是我等要不得

他那厮倒來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厮。若打得此

莊倒有三五年糧食。非是我們生事害他。其實那厮無禮。三

申說此只是哥哥山寨之主。豈可輕動。自此以下凡寫梁山

句妙許晁蓋小可不才親領一支軍馬。啓請幾位賢弟們下山去

打祝家莊。若不洗蕩得那個村坊。誓不還山。一是山寨不折

了銳氣。好二乃免此小輩被他恥辱。好三則得許多糧食。以

供山寨之用。好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八夥。好吳學究道。公明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哥哥之言最好。豈可山寨自動手足之人。戴宗使道。寧乃斬

了兄弟。不可絕了賢路。迴翔眾頭領力勸晁蓋方纔免了。二

人楊雄石秀也。自謝罪。宋江撫諭道。晁蓋宋江各寫得好賢

弟。休生異心。此是山寨號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過

犯論也。須斬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鐵面孔。目裴宣

做軍政司。賞功罰罪。已有定例。就上文新立規制中忽抽出

得家多豪傑各各用命非尸位素餐而已此等插帶真是才子。賢弟只得恕罪。如裴楊雄

石秀拜罷謝罪。已了。晁蓋叫去坐在楊林之下。山寨裏都喚

小喽囉來。恭賀新頭領。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

撥定兩所房屋。教楊雄石秀安歇。每人撥十個小喽囉伏侍。

當晚席散次日再備筵席會聚商量議事宋江教喚鐵面孔
自裴宣計較下山人數好啓請諸位頭領同宋江去打祝家

莊定要洗蕩了那個村坊商量已定除晁蓋頭領守山寨

不動外寫得好留下吳學究劉唐并阮家三弟兄呂方郭

盛護持大寨根本重地原撥定守灘守關酒店有職事人員

俱各不動各有專司又撥新到頭領孟康管造船隻

頂替馬麟監督戰船補署新到頭領將打祝家莊

雖在史記却先寫許多不打祝家莊者如此文字

不可多得寫下告示將下山打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頭一

撥宋江花榮李俊穆弘李逵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帶領

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披掛已了下山前進第二撥

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馬麟鄧飛王矮虎白勝也帶

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隨後接應後軍寫得好再着金沙灘鴨

嘴灘二處小寨只教宋萬鄭天壽守把就行接應軍行

寫得好已土數段豈真寫山泊號晁蓋送路已了自回山

寨且說宋江并眾頭領逕迤迤家莊來於路無話早來到獨

龍岡前尚有一里多路前軍下了寨柵宋江在中軍帳裏坐

下此一句止爲前軍射便和花榮商議道我聽得說祝家莊

裏路徑甚雜未可進兵且先使兩個人去探聽路途曲折知

得順逆路程却纔進去與他敵對李逵看他並不審已

倒量方便插一句哥哥兄弟閒了多時不曾殺得一人我便先去走一遭果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江道兄弟你去不得若是破陣衝敵用着你先去之是做細作的勾當用你不着李逵笑道量這個鳥莊何須哥哥費力我兄弟自帶了三二百個孩兒們殺將去把這個鳥莊上都砍了何須要人先去打聽宋江喝道你這廝休胡說且一盪廂去叫你便來李逵走開去了自說道打死幾個蒼蠅也何須大驚小怪宋江便喚石秀來說道兄弟曾到彼處可和楊林走一遭舊頭領都已出色故令新到者立功此行文生熟停勻之法○要知宋江雖將都是而蒼蠅將則爲善讀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許多人馬到這里他莊上如何不提備我們扮作甚麼人入去好楊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脫的法師去身邊藏了短刀手裏擎着法環於路搖將入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三

去你只聽我法環響不要離了我前後石秀道我在蘆州原曾賣柴我只是挑一擔柴進去賣便了身邊藏了暗器有些緩急匾擔也用得着楊林道好好我和你計較了今夜打點五更起來便行到得明日石秀挑着柴擔先入去行不到二十來里只見路徑曲折多難四下里灣環相似樹木叢密難認路頭石秀便歇下柴擔不走是石秀此等處一聽得背後山泊人都不及也法環響得漸近石秀有時却見楊林頭帶一個破笠子身穿一領舊法衣手裏擎着法環於路搖將進來楊林却從石秀眼中看出○實

叙石秀虛帶楊林妙筆

石秀見没人叫住楊林說道此處路徑灣環不

知那里是我前日跟隨李應來時的路文情翔舞天色已晚他們

眾人爛熟奔走，正看馬仔細張名破解一句揚林道不要管他路徑

曲直，只顧揀大路便走了。也石秀又挑了柴，只顧望大路失

走，見前而一村人家，數處酒店、肉店，石秀挑着柴，便望酒店

門前歇了，只見各店內都把刀鎗插在門前，每人身上穿一

領黃背心，寫個大祝字，往來的人亦各如此。祝家號令亦從石秀眼中看出

石秀見了，便看着一個年老的人，唱個喏。是石秀揖道：「丈人

請問此間是何風俗，爲甚都把刀鎗插在當門？」問得好那老

人道：「你是那里來的客人，原來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

人是山東販棗子的客人，消折了本錢回鄉，不得因此擔柴來

這裏賣，不知此間鄉俗地里。」老人道：「只可快走，別處躲避。」這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曲

里早晚要大廝殺也。」石秀道：「此間這等好村坊，去處恁地？」

大廝殺。問得好老人道：「客人你敢真個不知？我說與你：俺這裏

喚做祝家村，岡上便是祝朝奉衙裏。如今惡了梁山泊好漢，

見今引領軍馬在村口要來廝殺，却怕我這村裏路雜，未敢

入來，見今駐劄在外面。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每戶人

家，要我們精壯後生，准備行，但有令傳來，便要去策應。」石秀

道：「丈人村中總有多少人家？」問得老人道：「只我這祝家村也

有一二萬人家，東西還有兩村人，接應東村，喚做撲天鵬李

應，李天官人，西村喚做扈太公莊，有個女兒，喚做扈三娘，綽號

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麼？」那

老人道便是我們初來時不知路的也要喚捉了石秀道
人恁地初來要喚捉了問得老人道我這村裏的路有舊人

說道好個祝家莊盡是盤陀路容易入得來只是出不去石

秀聽罷便哭起來撲翻身便拜是石秀机向那老人道小人

是個江湖上折了本錢歸鄉不得的人出能令老人下淚也

倘或賣了柴出去撞見廝殺走不脫却不是苦爺爺恁地可

憐見小人情願把這擔柴相送爺爺只指與小人出去的路

罷妙絕是石秀說得出那老人道我如何自要你的柴我就買你的

是老人你且入來請你喫些酒飯是老人情性寫老人情

性是老人你且入來請你喫些酒飯是老人情性寫老人情

於路豈可一老翁一賣柴者叨叨說路耶故此兩句正妙在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五

你且入來石秀便謝了挑着柴跟那老人入到屋裏那老人

篩下兩碗白酒盛一碗糕糜叫石秀喫了石秀再拜謝道爺

爺指教出去的路徑是石秀只記本那老人道你便從村裏

走去只看有白楊樹便可轉灣只須一語令讀不問路道闊

狹但有白楊樹的轉灣便是活路問闊狹四字活是老人聲

口沒那樹時都是死路但有便是活路則如無定是如有別

的樹木轉灣也不是活路既說白楊則別樹定非矣却偏要

須一句處便要說十數句真活畫老人若還走差了左來右去只走不出去更

兼死路裏地下埋藏着竹簽鐵蒺藜若是走差了踏着飛簽

准定喚捉了待走那里去活是老人石秀拜謝了便問爺爺

高姓是石。那老人道：「這村裏姓祝的最多，惟有我覆姓鐘。」

上居在此石秀道：「酒飯小人都喫殺了，改日當厚報正說之。」

間只聽得外面鬧炒，石秀聽得道：「拿了一個細作。」寫得一波

疾起真是妙筆。石秀喫了一驚，跟那老人。是石秀不看不得自看，又

出來看時，只見七八十個軍人背綁着一個人，過來石秀看

時，却是楊林，刺得赤條條的，索子綁着石秀看了，只暗暗地

叫苦悄悄，假問老人道：「這箇拿了的是甚麼人，為甚事綁了？」

此本不必打聽，只為要寫石秀盡掩他自已又順便帶出楊林被捉事耳。那老人道：「你不見說，

他是宋江那里來的細作，石秀又問道：「恁地喫他拿了？」那老

人道：「說這廝也好大膽，獨自一個來做細作，打扮做個解廩。」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法師閃入村裏來，却又不認這路，只揀大路走了，左來右去

只走了死路，又不曉的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人見借走

得差了，來路蹉跌，報與莊上官人們來捉他，這廝方纔又掣

出刀來，手起傷了四五個人。補出楊林當不住，這里人多一

發上，因此喫拿了，有人認得他，從來是賊，叫做錦豹子楊林。

楊林不必被捉也，必寫楊林被捉者，以說言未了，只聽得

顯石秀之獨能一以激宋江之進兵也前番道說，是莊上三官人巡綽過來，寫得一波未平一波

秀在壁縫裏張時，看得前面擺着二十對纓鎗，後面四五個

人騎着馬，都彎弓插箭，又有三五對青白哨馬中間擁着一

個年少壯士，坐在一匹雪白馬上，金副披掛，跨了弓箭，手執

一條銀鎗石秀自認得他特地問老人道過去相公是誰從
石秀眼中極寫視彪○得此一段遂令石秀入村神那老人
采煥發之極○呼將軍是相公活是賣柴人口氣

道這個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喚做祝彪定着西村扈家莊
一丈青為妻弟兄三個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謝道老爺
爺指點尋路出去石秀机警寫來如活那老人道今日晚了

前面倘或廝殺枉送了你性命石秀道爺可救一命則個
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夜事莫急於進兵尤莫急於進

石秀而肯於得路之後再住一夜者只因作者一心要鋪張
祝家驢令嚴整一心又要寫得宋江輕入重地作一險勢便
暫留石秀一筆若惟恐為楊林之續者
此皆文人慘淡經營之處不可不知也明日打聽得沒事便
可出去石秀拜謝了坐在他家只聽得門前四五替報馬報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七

將來棊門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紅燈為號即花榮所射者也

齊心併力捉拿梁山泊賊人解官請賞本是後文秘計却先

使不明放此處真正才子之筆○說石秀問道這個人是誰那老

人道這個人是本處捕盜巡簡今夜約會要捉宋江石秀

見說心中自忖了一回討個火把叫了安置自去屋後草窩

裏睡了便不更說閒話寫石秀机警出人處筆筆妙絕却說宋江軍馬在村口屯駐

不見楊林石秀出來回報隨後又使歐鵬去到村口出來回

報道聽得那里講動說道捉了一個細作小弟見路徑又雜

難認不敢深入重地宋江聽罷忿怒道如何等得回報了進

兵又喫拿了一個細作必然陷了兩個兄弟我們今夜只顧

進兵殺將入去也要救他兩個兄弟

宋江不肯輕入重地則安得文章出奇然宋江

不爲救兩兄弟卽又安肯輕入重地也筆墨相引而出每每如此

未知你衆頭領意下如何

只見李逵便道我先殺入去看是如何

看他先因要去被喝者真爲得好宋江聽得隨即便傳將令教軍士都披掛了

李逵楊雄前一隊做先鋒使李俊等引軍做合後穆弘居左

黃信居右宋江花榮歐鵬等中軍頭領搖旗吶喊搦鼓鳴鑼

大刀闊斧殺透祝家莊來比及殺到獨龍岡上是黃昏時候

宋江催釐前軍打莊先鋒李逵脫得赤條條的

揮兩把夾鋼板斧火辣拉地殺回前來到得莊前看時已把

吊橋高高地拽起了莊門裏不見一點火

李逵便要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六

下水過去

奇人奇情亦復奇文。不許他探路真乃警破肚皮何意得做先鋒又被濶港截住忽然想下水

過去真是一片天真爛熳

令我讀之又嚇又笑也

楊雄扭住道使不得關閉莊門必有計策待哥哥來別有商議

李逵那里忍得住拍着雙斧隔岸大罵

戰陣之事偏寫出天真爛熳來妙絕道那鳥祝太公老賊你出來黑旋

風爺爺在這里莊上只是不應

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楊雄接着報說莊上並不見人馬亦無動靜

宋江勒馬看時莊上不見刀鎗軍馬心中疑忌

猛省道我的不是了天書上明明成說臨敵休急暴

此五字何必天書始能言之有意無意逼此一句正表宋江天書之作也是我一時見不到只要救兩個兄弟以此連夜進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莊前不見敵軍他必有計策快教三軍且

退李逵叫道哥哥軍馬到這里了休要退兵我與你先殺過
去你們都跟我來說猶未了莊上早知只聽得祝家莊裏一
個號炮直飛起半天裏去極寫祝那獨龍岡上千百把火把

一齊點着那門樓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來宋江急取舊路

回軍只見後軍頭領李俊人馬先發起喊來說道來的舊路

都阻塞了必有埋伏寫得紙上宋江教軍馬四下里尋路走

李逵揮起雙斧往來尋人廝殺不見一個敵軍極忙中寫李

事第一番要做探路宋江不許第二番得做先鋒三番氣悶

獨港截住第三番尋人廝殺不見一個思之絕倒只見獨龍

岡上山頂又放一個砲來聲響未絕四下里喊聲震

地驚得宋公明目睜口呆罔知所措你便有文韜武畧怎逃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五十一

九

出地網天羅正是安排縛虎擒龍計要捉驚天動地人畢竟
宋公明并眾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卷之五十一終

